



古砖捶拓小鱼鲜,移入江湖水下观。偶遇狰狞鳞似甲,一朝对视越千年。——题《九鱼图》

在丰富多彩的古砖图案中,鱼是一个永恒的主题。我家购藏古砖,当然主要是为了满足李瑾的拓印之需,这显然不属于收藏范畴,更像是采购“生产原材料”,以便维持我家捶拓车间的“可持续发展”。在我家购藏的古砖中,鱼纹砖的占比一直很高,其原因不外乎两条:一是比较好拓,二是拓出来的东西也比较受欢迎。毕竟,“连年有余”是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美好愿景,而天津杨柳青年画中的“蓬年有余”大胖娃娃,更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记忆符号。天津人喜欢鱼,与生俱来,理所应当。

此番筹备《古意新声》,画家和拓手在鱼的题材上,一拍即合。王洪增早年在津门画坛享有“鱼王”之誉,虽说他自己不以为然,但坊间流传甚广。他对鱼的题材向来是驾轻就熟。不过,这次对李瑾拓鱼纹古砖,他却提出更独特的要求:一是不要拓成一纸一鱼,那太一般化了;二是要有新的排列组合,比如鱼头的朝向打破“鱼贯而行”的惯例,也可以迎面对着拓,就好像鱼在水里随意穿行……

这种安排,倒是比较新鲜。李瑾试着在一张纸上错落摆布了四块鱼纹砖拓,洪增一看就入了眼。拿回家时,就变成了这幅《九鱼图》——四条古砖上的鱼,五条他补画的鱼,而且他特意画的是造型和用色都很夸张的大鳊鱼,穿插游动在那几条古代鱼纹之间,那几条来自古代的“小鱼”,似乎是与这些面目狰狞的大家伙迎面遭遇,大与小、动与静,在画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乍一看,确实有点突兀,细细品,却别有风味。我在细细品味了一番之后,写下了开篇那句打油的题画诗后,又题跋曰:“李瑾拓鱼,洪增画鱼,古今对视,穿越感十足。”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 或未按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fbkb@163.com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
陈 晓 撰文



解说词

红色记忆系列特稿

旗打出“毋忘国耻”四个大字,刹那间,狂风暴雨般的掌声突然从会场上旋起,掌声不断,哨子一响,“毋忘国耻”换成了“收复失地”四个大字。参加开幕式的日本驻津最高长官立即向张伯苓提出抗议。

南开校友英烈纪念碑上面镌刻的四十二个名字,马骏、彭雪枫、沈崇海、杨十三、吴祖贻,这些南开学子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血肉之躯,探寻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之路。

有维持太久。她与表弟潘又安的私会埋下了一重隐患。抄检大观园时,潘又安赠送的情书和信物被王熙凤公然抖搂出来。私定终身是何等的大逆不道,又将会为她带来怎样的狼藉名声,都是不堪设想的。面对被逐出大观园的后果,司棋毫无自保之力,即使是无用的迎春,也能用一句话敲定她的未来:“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,我还十分说情留下,岂不连我也完了!”可见,司棋也不过是生死去留都在主子一念间的棋子而已。

然而,迎春何尝不是贾府利益攸关的一枚棋子?在父亲贾赦的安排下,迎春被迫嫁给“中山狼”孙绍祖,“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,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”,一年后便被虐待而死。在风刀霜剑的时代,无论主仆贵贱,身为女子的命运都无法由自己掌控,这正是“万艳同悲”的深刻寓意。

出的豌豆凉粉的味道。

炊烟总给人一种温馨之感,炊烟里常有一声声亲昵的呼唤。儿时的院子里母亲种了好多晚饭花,红的黄的紫的粉的,晚饭花开时晚霞就映红了西天,炊烟就漫了起来。

作家汪曾祺在小说《晚饭花》里说:“晚饭花开得很旺盛,它们使劲地往外开,发疯一样,喊叫着,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……”其实,晚饭花常开在炊烟里。这时候,村子里和母亲一样的人,会扯着抑扬顿挫的声韵,叫着各自孩子的乳名儿,呼唤他们回家吃饭。

古诗云:“炊烟恋茅店,飞出却飞还。”如果你很久没有嗅到村庄上空升起的炊烟,你会很怀念它的。

### 南开学校

1904年8月“印度女皇号”客轮从日本横滨驶往中国,赴日本考察教育的天津人严修和张伯苓同船归国,东渡的所见所闻让二人深刻地体会到两国之间的教育落差。严修对张伯苓说,要在天津办私立中学一处,“以作中学之模范”,张伯苓当即表示“极愿效绵薄之力”。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焦灼的二人,在国难中为中国的教育寻路。

1904年10月17日,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在严家大院诞生,1907年迁至天津城西南角外的“南开洼”,它就是后来的南开中学。

“光绪二十三年,英人继德俄之后,强租我威海卫,清廷力不能拒,允之。威海卫于甲午战时,为日人占据,至是交还,政府派通济轮前往接收,移交英国。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,在通济轮上服务,亲身参与其事,目睹国帜三易。悲愤填胸,深受刺激!念国家积弱至此,苟不自强,奚以图存,而自强之道,端在教育。”

——1944年10月17日,

### ●灯下谭红

## 迎春司棋谁为棋

李元

饭,送来的饭菜和点心足够芳官、宝玉和小燕三个人吃。

固然宝玉在府中的地位有目共睹,但迎春也属于“头层主子”的范畴,柳家的拒绝司棋点菜,就相当于对迎春怠慢。莲花回去添油加醋地告状,司棋立马带着小丫头们到厨房打砸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。”小厨房众人只能拉劝央告:“柳嫂子有八个头,也不敢得罪姑娘。”闹了一回后,“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,自己咕嘟了一回,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了。”

让司棋嚣张的底气,不

仅来自于她的姥姥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陪房,更来自于她是二小姐迎春身边地位最高的丫鬟,紫菱洲实际意义上的“当家人”,被婆子们视为“副小姐”。迎春连自己的累丝金凤被奶妈偷去还赌债都不敢声张,对下人更无主子之威,曾在她那里寄住的邢岫烟看得明白:“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省事的,哪一个嘴里不尖的?”想来司棋就是这其中的翘楚。迎春的地位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威严,更多地被司棋“拉大旗作虎皮”用在个人身上,似乎应了她的名字——棋局的掌控者。

然而,司棋的威风并没

早晨散步,我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村庄,主街宽敞整洁,两边植有丛丛青竹,间有杂树繁花,浓荫蔽日,一派清凉。隐约几户人家的小院里竟有缕缕炊烟飘起,炊烟里有麦草、稻草、玉米秸的味儿,再细细品味,还有自己熟悉的诱人的味儿:粉浆味、咸胡豆味、摊煎饼味、煎鸡蛋味,勾人食欲,我一下子就饿了。

拐进一条青石小巷,我沿着炊烟升起的方向寻去,以为找到了儿时的老家老院,不由地举起手想轻叩院门,恍然醒悟,错把他乡作故乡了。

以前,每个村庄早晚饭时都会飘出袅袅炊烟。炊烟的颜色都一样,淡白色的、淡蓝色的,阴雨天浓些,响晴天淡些。每家每户情况不一,有支鏊子烙煎饼的,有烧柴

煮饭的,有大锅炖菜的,那炊烟里就掺进了各种味道。夏秋,炊烟里飘来鲜花椒的味道和小茴香的味道,飘来青豆角、紫茄子、油皮黄瓜的味道,还有小米饭、南瓜汤的味道,总让从城里回家的我贪婪地吸溜着鼻子,深深地吸

### 炊烟的味道

刘琪瑞

上一口又一口。

我母亲很少用煤气灶,总是用她自己搪的土灶,烧她捡来的干草干柴。母亲喜欢这样的柴火、这样的烟火气,她总说,这样烧出的饭、做出的菜才有味道。我记忆中夏天的味道,或许就是母亲用土灶干柴熬出的青黛色粉浆做

局、成城书局、江东书局,日新书局、大业书局、大通书局、志华书局、大陆书局、天津中华书局、天津绛雪斋书局、天明新记书局、南洋书局、艺林书局、新河北书局、华新书局、协成书局、华阳书局、励力书局、孟晋协记书局、永昌书局、巴黎书局、聚文堂书局、利亚书局、华西书局、华洋书局、上海书局、大昌书局、谦益丰书局、博雅书局、河北书局、光明书局、教育图书局、志新书局、北大书局、北方书局、梁德善书局、昌明书局、世界图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大同书局等。

这其中除少数几家“辛亥”前便已出现,其余均为民国时期成立。虽然这些书局都有出版物推出,但均为昙花一现,既不成规模,也难出佳构,维持其生计者,仍是以经营外版图书为主。究其原因,除经营者趋利避害、名家名作难求之外,此等书局均为私人民营乃为其要。

作为北方最大商埠,民国时期天津官办出版业不发达。正是政府对出版业的漠视与放任,给了私人民营书局以发展的空间。而民营书

业失去了政府扶持与控制,则只能以市场需求作为生存之道。因此,此时期天津书局在经营形式上,便是不管谁的书,只要热销就卖;碰得好书稿,只要赚钱就印。当然,要以符合当局的审查标准为前提。而随着市场变化与竞争加剧,书局中适应市民需求的得以生存,反之则被淘汰。

在近现代天津,署名为“天津书局”的图书机构有两家。其一为清光绪十五年(1889)以前创立,主营图书销售,兼营出版,曾于1903年出版涂星瑜所著《中国监狱史》等,不久该书局便停办;其二则为1925年柯益茂夫妇在南开学堂大街(今南开中学对过)开设的新记天津书局,主营学生读物与文具,兼卖一些时髦的文艺作品。由于开业便获利,该书局遂于1926年迁址繁华地段法租界24号路马家楼(今长春道与山东路交口),旋即又在法租界劝业场对面的交通旅馆楼下设立分店。天津沦陷后,总店分店合一,同在分店处交通旅馆楼下经营,直至1949年方歇业。

贾府“四春”姐妹,名字暗合“原应叹息”,她们每个人的丫鬟名字中,各藏着“琴棋书画”一字。书中多次提到探春善书、惜春善画,元春是否擅长弹琴却没有正面交代。宝玉在追忆迎春的诗中写“不闻永昼敲棋声”,但迎春的棋艺似乎与她的才气一样,并不出类拔萃。

沉默懦弱的迎春,被宁荣二府视为“二木头”“有气的死人”,她的贴身丫鬟司棋却与之截然相反,行事泼辣大胆,不计后果。

第六十一回中,司棋让小丫头莲花去园中小厨房点一碗炖鸡蛋,管理厨房的柳家的颇为不悦:“一处要一样,就是十来样,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,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这与她对待宝玉的丫鬟点菜的态度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晴雯要吃芦蒿,柳家的连忙问肉炒还是鸡炒,炒好后亲自捧去;芳官要一碗汤、半碗

#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 海底捞

孟冰洁

现在网上把发帖子寻找某个人或某件东西称为“捞”,例如“今天在地铁上见到一个男生,有认识他的人吗?捞一捞。”“照片里女生的外套好漂亮,求链接。捞捞。”帖子下往往有热心人提供各种答案。有时候发帖者提供的信息太少,有网友便开玩笑地回复:“人家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捞,现在让我们海底捞。”

“海底捞”原本是餐饮品牌名称,在此语境中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,指“大海捞针”式地寻找。

### 连载

## 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### 六十九、曾有两家“天津书局”

辛亥革命后,随着大批下野政客、富商巨贾纷纷隐居津门,天津变身摩登都市,南来北往的达官显宦与新兴市民成为城市居民主体。与城市发展进程相呼应,此时文化需求日显迫切,而作为当时文化重要载体的图书业应运而兴。据不完全统计,民国时期天津仅以书局相称者,便达50余家,目前已知其名称者,计有:

百城书局、天津书局、文岚书局、诚信文书局、文竹斋书局、唯一书局、佩文斋书